

变形记

1

一天清晨，当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他躺着，感到脊背坚硬，犹如铁甲，他稍稍抬起头，看见自己的肚子高高隆起，棕色，并被分成许多弧形硬片，被子很难盖得住，很快就会全都滑落下来。他那许多与他原来的身躯相比细得可怜的腿脚，只见它们无可奈何地在眼前舞动着。“我发生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啊。他的房间静卧在四面好不熟悉的墙壁之间，那是一间可惜略微偏小、却是真正人住的房间。桌子上铺放着各种分别包装好的布料样品——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桌子上方挂着他不久前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的画，它被嵌在一个漂亮的、镀了金的镜框里。那是一位戴着毛皮帽子、围着毛皮围巾的女性，她直挺挺地坐着，两只前臂完全笼在一个厚厚的皮手筒里，正对着看画的人。

于是他把目光转向窗口，阴沉的天气完全使他变得心情忧郁——他听见雨点打在窗子挡板上的声音呢。“要是我能多睡一会儿，把所有这些倒霉的事儿都丢在脑后，那该多好啊。”他想，但他已经无法做到了，因为他习惯于朝右睡眠，而按他现在这种状况，他已经无法侧卧了。不管他如何使劲向右侧身，他总是翻回到仰卧姿势。他尝试着努力了上百次，闭

上眼睛,以免看见那些乱蹬的腿脚,直到他开始感到右边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沉沉的疼痛,这才罢休。

“啊,上帝,”他想,“我选了个多么艰辛的职业啊!成天都在奔波,在外面出差为业务的操心比坐在自己的店里做生意大多了。加上旅行的种种烦恼,为每次换车的操心,饮食又差,又不规律,打交道的人不断变换,没有一个保持长久来往,从来建立不起真正友情。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感到肚子上面有点儿痒痒;他慢慢地蹭着后背,让身体往床头挪动,以便使头部能更好地抬起来;他发现发痒的地方满是白色小斑点,说不好那是什么;他想用一条腿去搔一搔发痒的地方,但马上把腿抽了回来,因为一碰到那个地方,他就浑身发冷。他又滑回到原先的姿势。

“这么早就起床,”他想,“把人弄得傻不愣登。人哪能少得了睡眠。别的推销员活得就像后宫里的娘娘。举例说吧,当我跑着赶回旅店,以便在搞到的订单上签字,这些先生们还在坐着吃早餐呢。要是我在我的头头这里也这么试一把的话,我准保立刻就被炒。不过,说不定这对我倒是大好事,谁知道呢。假如我不考虑我父母的态度,我早就辞职了,那样我就会走到我的头头面前,把我的所有想法都一股脑儿倒出来,他不从高高的桌子上掉下来才怪!这也算得上是他的奇特方式,坐在桌子上居高临下地跟职员们说话,而由于他的耳朵又背,大家必须走近他才行。眼下希望还没有完全放弃;等我攒够了钱,还清父母欠他的债——大概还得五六年吧——我一定办理这件事。那时就会一帆风顺。不过,现在我得起床了,要赶五点的火车呢。”

闹钟正在矮柜上滴答作响,他朝它看了看。“天哪!”他想。时间已经六点半了,指针不慌不忙地往前走着,事实上已经过了六点半,都快到六点三刻了。难道闹钟没有响?他从床上明明是看见闹钟定在四点的,它肯定响过。没错,准是响过,不过,也有可能它震天价响的时候,我竟安安稳稳地睡着而没有听见?咳,他睡得并不安稳呀,但也许因此睡得更死呢。可现在他该怎么办呢?下一趟火车七点钟开;要赶这趟车,他得不顾一切地赶紧才是,可样品还没有包装好,且他自己觉得不大提得起精神,

动作也不灵活。而即便他赶上了火车,也免不了头头的一阵暴跳如雷,因为店里的听差白等了他五点钟那趟车,并早已将他误车的事向头头作了汇报。他是头头的奴才,没有脊梁骨,也没有头脑。说他请病假如何?但这会使他十分犯难,因为格里高尔在职五年,一次也没有病过。那样的话,头头会把管医疗保险的医生带来,因儿子的懒惰而责备他的父母,并借助医生的意见,驳回所有的口实,因为在医生看来,世界上就有那种完全健康而厌恶工作的人。再说,就此事而言,医生的说法难道就毫无道理吗?事实上格里高尔除了因睡得过长而确实倦怠外,还真的感觉良好,甚至还有一种饿得发慌的感觉呢。

他飞快地转动脑子,思虑着这一切,而作不出下床的决心,闹钟恰好在六点三刻敲响,这时有人轻轻地敲他靠近床头这边的房门。“格里高尔,”有人喊道——,那是母亲的声音,“六点三刻了,你不是要赶火车吗?”多温柔的声音!当格里高尔听到自己回答的声音时,不禁吓一大跳,这声音分明还是他以前的声音,然而却掺和着一种来自下面的、无法抑制的痛苦的叽叽喳喳声,使得他的话只是一开始还听得清楚,后面的话音就被破坏得不知所云了,以致听的人都不知道是否真的听明白了。格里高尔本想详细回答并把一切解释清楚,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说这么一句:“是,是,母亲,谢谢,我这就起床。”由于隔着木板门,外面兴许觉察不出格里高尔声音中的这种变化,因为母亲听了他的这句话就放下心来,拖着脚步走了。可是这段简短的对话却引起了其他家人的注意,他们没想到格里高尔还在家里,于是在一扇侧门上很快听到了父亲的敲门声,敲得很轻,但用的是拳头:“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他喊道,“你怎么啦?”过了片刻,他又压低声音催了一遍:“格里高尔!格里高尔!”这时在另一扇侧门上又听到了妹妹的轻轻的抱怨声:“格里高尔?你不舒服?你需要点什么?”格里高尔朝两边回答:“我这就得。”他说话时十分注意发音,每个词之间停顿好长时间,以便消除他声音中一切引起别人注意的东西。父亲于是回到餐桌又吃他的早餐,可妹妹又轻轻地问道:“格里高尔,开门呀,我在求你呢。”格里高尔却根本就不想开门,而是庆幸自己在旅行

中养成的谨慎习惯：即使在家里，夜间也要锁好所有的门。

首先他想安安静静地、不受干扰地起床，穿衣，而第一件事是吃早饭，然后再来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因为他觉得在床上想问题八成是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的。他想起，他在床上多次感到隐隐作痛可能都是由于躺的姿势不恰当引起的，可是起床时却发现，这种微痛纯粹是幻觉所致，故他很想看看，他今天的许多幻觉将怎样渐渐消失。至于他的声音的变化，那无非是某种重感冒的前兆，一种旅行者职业病的预兆而已，对此他深信不疑。

掀掉被子简单得很，只需将肚子稍稍一挺，被子便自行掉了下来。但接下去困难就来了，尤其是由于他的身体宽得出奇，使他行动十分艰难。他本来可以利用胳膊和手坐起来，但现在取代它们的是许多条小腿。它们不停地做着许多动作，控制不住它们。他若想收回一条腿，这条腿却向外伸得笔直；要是他成功地利用这条腿随心所欲地动作，其他腿就像被释放似的，极其痛苦地乱踢乱蹬起来。“可千万别白白地待在床上。”格里高尔心里对自己说。

他先想将身体的下半部挪出床外，可是他还从未看见过、也想象不出现在的下半身成了什么样子，只觉得它笨重得很难挪动；它只能十分缓慢地移动，到最后几乎发疯似的使尽吃奶力气，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可他却选错了方向，使他重重地撞到了床另一头的床架上，他感到火烫似的剧痛，这教他明白，恰恰是他身体的下半部眼下也许是他全身的最敏感之所在。

于是他试着先把上半身挪出床外，便小心翼翼地把头转向床边。这个他倒是轻易地成功了，尽管他那块头又宽又重，但它最终还是随着头部的转动而慢慢转动起来。然而，当他的脑袋伸出床外，空落落悬着的时候，他却害怕起来，不敢再继续往前努力，因为一旦他就这么摔下去的话，除非奇迹发生，不头破血流才怪。而知觉恰恰是他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丧失的，他宁愿躺在床上。

可是，当他同样以九牛二虎之力把身躯挪回原来的位置躺在那儿，又

看见他那些细腿比以前争斗得还要厉害,而又看不到使这种混乱的盲动状态恢复平静与秩序的时候,他却又想,不能就这样待在床上,现在最明智的做法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设法摆脱床铺,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但同时他并未忘记时时提醒自己,深思熟虑比因绝望而作出的决定要强得多。在这样想的时候,他把目光投向窗户,睁大眼睛,紧盯不放,但可惜窗外晨雾弥漫,连狭窄的街道对过都被浓雾遮蔽,面对这样的景象,谁也提不起信心和兴致。“已经七点了,”听见闹钟再次敲响的时候他想,“都已七点了,还总是这样雾蒙蒙。”他轻轻呼吸着,静静地躺了一小会,仿佛从这完全的寂静中,他也许能盼来那真实的、理所当然的状况重新回到他身上。

接着他却想道“我无论如何得在七点一刻完全离开床位。再说那时公司就会来人,询问我的情况,因为公司七点以前开门。”于是他开始用力晃动全身,好把他的身子横过来,以便整个儿从床上晃出去。假如他用这种方式从床上掉下去,在掉落的时候把头尽量抬起,估计不会把头摔伤。脊背看来很硬,掉在地毯上不会出什么事。他最大的忧虑是,背部落地时必定会发出一声巨响,这可能会使房门外的家人们即使不感到惊吓,也会引起他们的忧虑。不过,这个关怎么也得过。

当格里高尔的身体一半已经露在床外——这新方法与其说是费劲,毋宁说是好玩,他只需有节奏地摇晃自己就是——他突然想起,只要有人来帮个忙,事情岂不十分简单。两个身强力壮的人就足够了——他想到他的父亲和侍女;他俩只要把胳膊伸进他隆起的脊背下面,这样把他从床上慢慢撬起来,弯下腰去把重物托住,然后他们只需小心地耐心等着,他自己会从地板上翻过身来,这时他那些细腿但愿能发挥作用。现在呢,姑且不说所有的门都锁着,难道他真的该喊人求助吗?想到这里,尽管他的处境十分窘迫,他还是禁不住微微一笑。他摇晃得越来越使劲,以致几乎失去平衡,而他已经到了必须马上作出决定的时候了,因为五分钟以后就是七点一刻,——住房大门上的铃声响了。“公司来人了。”他想道,几乎发呆了,而他那些细腿却舞动得更加急促了。寂静了片刻。“他们没开

门。”格里高尔怀着某种想入非非的希望想道。但很快，侍女自然地就像往常一样以坚定的步子走到门口，把门打开。格里高尔只听到来人的第一声招呼就知道他是谁——公司协理本人。为什么天注定偏偏是格里高尔，在一家商号供职，发生一点小小的延误，马上就招致天大的怀疑？难道所有的员工全都是无赖，他们中就没有一个忠实、听话的人，他即便早上有那么几个钟头没有充分利用为公司做事就于心不安，头脑发呆，简直连床都下不了？假如非要对此事刨根究底的话，派个学徒来打听一下难道还不够，非要协理大人亲自出马，并通过这一举动向无辜的全体家人表明，这一可疑事件的调查只有协理本人的智力方能胜任？与其说格里高尔由于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毋宁说由于他想到这些而激动：他竭尽全身力气，一跃而翻到了床下，跟着是一声响亮的撞击声，不过要说真正的巨响也说不上。地毯稍微减弱了落地时的声音，此外听到后背也比他想象的更有弹性，所以落地时声音发闷，不那么引人注目。只是他不太小心，头抬得不够，碰到地板上了；他又恼又痛，扭动着脑袋，并就着地毯蹭揉它。

“那边房间里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公司协理在左边的厢房里说。格里高尔试图设想，类似他今天发生的事，是否有一天也会发生在这位协理身上？说实在话，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好像在粗鲁地回答他的问题似的，隔壁房间里的协理坚定地走了几步，他的皮靴咯噔作响。右边厢房里他的妹妹悄悄向他传话：“格里高尔，协理来了。”“我知道了。”格里高尔自言自语地说。他不敢提高声音，不让他妹妹听见。

“格里高尔，”现在左边厢房里的父亲说话了，“协理先生来了，他问，你为什么没有搭早班火车走。外面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再说，他要跟你本人谈谈，所以请把门打开。你房间里东西凌乱，他会谅解的。”“早上好，萨姆沙先生。”协理友好地高声说道。“他不舒服，”父亲还在贴着门说着，母亲插进来对协理说：“他不舒服，请你相信我，协理先生。要不，格里高尔怎么会误了火车呢！这孩子头脑里装的全是公司里的事。他晚上从不出门，为此我几乎都要生他的气了。这段时间他在城里整整待了

八天了,但每个晚上都待在家里。他和我一起坐在桌子旁静静地看报,要不就是查看火车时刻表。对他来说,锯点小玩意什么的,就已经是一种消遣了。举例说吧,他曾经花了两三个晚上刻制了一个小镜框。您看了会惊讶,它做得多么精致。它就挂在他那个房间里,等他开了门,您就会看到的。您来我们家,我很高兴,协理先生;光我们自己说不动格里高尔把门打开,他就是这样固执。他肯定是身体不适,尽管他早上否认这一点。”“我就来。”格里高尔慢吞吞地说,却躺在那里纹丝不动,以免漏听了他们交谈的任何一句话。“恐怕是的,夫人,我也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件事情,”协理说,“但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重病。不过,另一方面我也还得说,我们生意人——你可以说遗憾,也可以说幸运——若遇到一点小毛小病,出于生意的考虑,常常不得不等闲视之的。”“那么协理先生现在可以进去看你啦?”不耐烦的父亲说,并又一次敲起门来。“不。”格里高尔说。左边厢房里笼罩着一片难堪的寂静,右边厢房里妹妹开始抽泣起来。

妹妹为什么不到他们那边去呢?她也许现在才起床,衣服都还没有穿呢。那她为什么哭呢?因为哥哥不起床,不让协理进他的房间?或是他面临丢饭碗的危险,因而老板又将向父母逼债?这些暂时都还是不必要的担忧。格里高尔还在这儿,丝毫没有想到要离开他的家。此刻他还躺在地毯上呢,凡见到他这般情景的人,都不会认真要求他让协理进他的屋的吧。不过,格里高尔不会因为这点小小的不恭行为而马上被公司炒鱿鱼的,以后很容易为这一行为找到一个恰当的口实。格里高尔觉得,就这样静静地躺着,比起又哭又求情来打扰协理要明智得多。但是,正是这种情况不明令其他人困惑,并使他们的态度得到宽宥。

“萨姆沙先生,”现在协理提高嗓门说,“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回答‘是’和‘不是’,您让您父母不必要地为你深深忧虑,并且——只是顺便提一下——还以这样一种闻所未闻的方式玩忽职守。我现在以您父母和您上司的名义和您说话,老板非常严肃地请您立即予以清楚的说明。我很惊讶,实在惊讶。我原以为您是一个安分的、

明达事理的人,而现在您好像突然变得要由着性子耍态度了。今天清晨,老板向我暗示了您误工的某种可能的解释,它涉及不久前委托您办理的一笔进项,可是我当时真的几乎以我的名誉担保:这个解释不可能中肯。然而现在,我在这里亲眼看到您的不可思议的固执,我失去了任何兴趣为您出力,丝毫也不想为您澄清了。而您在公司里的地位并不是最靠得住的。我原本是想,这些事情只在我们两人之间说说就行了,但您在这里让我白白地浪费了时间,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您的双亲大人也来听听。要知道,您最近这段时间的成绩是很不令人满意的哟。诚然,现在不是做生意的季节,但是,不做生意的季节根本是没有的,萨姆沙先生,这样的季节是不许可有的。”

“可是,协理先生,”格里高尔喊道。他控制不住了,由于激动而忘记了一切,“我马上就开门,这就来。我有一点点不舒服,头有点儿晕,因而起不了床。我刚才还在床上躺着呢,但现在又有精神了。我正从床上起来。请耐心再稍等片刻!情况还不像我想的那么好,不过已经好多了。一个人怎么可以突发这样的事呢!昨天晚上还是好好儿的,我的父母不是都看见的嘛,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昨天晚上我就有了些许预感。那时就觉察出来就好了,怎么就没有向公司报告这件事呢!不过我总在想,这点病不待在家里我能挺过去的。协理先生,就别为难我的父母了!您刚才对于我的所有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关于这些没有人说过我一句话。您也许还没有看过我寄走的最近的那些委托书吧。再说,我还赶得上乘八点钟的火车去出差呢,这几个钟头的休息使我恢复了精力。协理先生,请不要在这儿耽搁了,我立刻就自己去公司,劳您大驾,向老板说一下我这个意思,并转达我对他的问候。”

格里高尔像滚滚流水似的把这一席话说了出来,几乎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与此同时,他用在床上学到的办法,很容易就靠近了那只柜子,并试着倚凭这只柜子站起来。他确实想去开门,确实想让人看见并和协理说话。他好奇地想知道,那些现在想见他的人见到他时会说些什么。倘若他们大吃一惊,那么格里高尔就不负什么责任,他就可以安然了。倘

若他们都平静地接受这一切,那么他就没有理由焦虑不安,只要他抓紧的话,说不定真还能赶上八点钟的火车呢。头几次试站时,他都从光滑的柜子上滑落下来,最后,他用力往上一挺,终于站起来了。尽管下半身痛得死去活来,他也根本顾不得了。他重重地靠到就近一张椅子的椅背上,用他的细腿紧紧抓住它的边缘,以此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于是不说话了,因为他现在可以好好地听听协理说话了。

“您二位听懂他哪怕一句话了吗?”协理问父母,“他不是把我们当傻瓜吧?”“上帝啊,”母亲哭着喊了起来,“他兴许病得很重,而我们还在折磨他。”接着她喊她女儿:“格蕾特!格蕾特!”“妈妈?”妹妹从另一边喊道。他们隔着格里高尔的房间互相沟通情况。“你赶紧去请医生。格里高尔病了。快去请医生。你听见刚才格里高尔说话了吗?”“这是动物的声音。”协理说道。比起母亲的叫喊声,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轻。“安娜!安娜!”父亲通过门厅朝厨房喊道,急得直拍手掌,“快去叫个锁匠来!”话音刚落,两位姑娘就一阵风似的穿过前厅,往外飞跑,裙子发出飕飕的响声——妹妹怎么那么快就穿好了衣服?——她们到了门口,一把推开大门跑了出去。没有人听见把门再关上的声音。她们也许就让门敞着,就像许多人家里出了事,就让门敞在那里一样。

不过格里高尔倒平静多了。就是大家听不懂他的话了,尽管他自己觉得他说的话是够清楚的,比以前还清楚呢,也许是他自己的耳朵听习惯了的缘故吧。但现在大家都觉得他不对劲儿,准备帮他了。他们帮他安排头几件事时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和沉着让他感到宽慰。他感觉到自己又被纳入到人类的圈子里,并企盼他们两位——医生和锁匠——作出了了不起的、令人吃惊的成绩,而不用那么精确分清孰重孰轻。他稍稍咳嗽一下,清了清嗓子,以便迎接即将开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谈话;当然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因为他的咳嗽声也很可能已不像人的声音,而这一点他自己是不敢断定的。隔壁房间里是完全寂静了,也许父母正和协理坐在桌旁轻声细语谈论着,也许他们都靠在房门旁偷听呢。

格里高尔坐在椅子上慢慢向房门移动,到了门口把椅子一推,全身向

房门扑去，倚着门把身子挺直——他的小腿的脚掌带有些许黏性物质——他就这样休息了片刻，以缓解紧张。然后他准备用嘴转动插在锁眼里的钥匙。可惜他好像并没有真正的牙齿，他凭什么马上咬住钥匙呢？不过他的下腭却非常结实，靠着它倒真的把钥匙转动了，而并不注意他因此会让自己付出某种代价：一种棕色的液体从嘴巴里流了出来，从钥匙上滴落到地上。“你们听吧，”协理在隔壁房间里说，“他在转动钥匙呢。”这对格里高尔是个巨大的鼓舞，可是大家都应该对他喊，包括他的父亲和母亲：“格里高尔，使劲！继续转下去，别松手！”他想象着，大家都在紧张地看着他开门，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不顾死活地咬住钥匙。他随着钥匙的转动而跟着锁眼舞动，他现在还仍然凭嘴巴直立着，而根据需要他时而挂在钥匙上，时而用全身重量再把钥匙压下去。锁终于开了，清脆的声音把格里高尔唤醒。他舒了一口气，心想：“我好歹没有用锁匠！”他把头靠在门把上，以便把门完全打开。

由于他必须用这种方式把门打开，所以即使门已经开了很宽一条口，人家还是看不见他。这样他就得先绕着一扇门慢慢转动，而且还得十分小心，不然进客厅时就会扑通一声跌个四脚朝天。他又在艰难地移动着他的身体，没有时间顾及别的事了，这时他听见协理“啊！”的一声惊呼——那声音听起来就像大风呼啸似的——随即看见他本人就站在门口最近的地方，一只手紧紧捂住他张开的嘴巴，一步步向后退去，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均匀地向前推进的力量在驱赶着他。母亲——她起床后还没来得及梳洗，尽管有协理在场，仍顶着一头高高耸起的乱发站在那里——先是合着双手看着父亲，而后朝格里高尔走了两步，随即倒了下去，衣裙在她四周摊了开来，头垂在胸前，脸完全埋在里面。父亲握起拳头，露出一脸敌意，好像他要把格里高尔推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似的，然后他不安地环顾了一下客厅，随即用手捂住眼睛哭了起来，以致使他壮实的胸脯颤动不已。

格里高尔没有往客厅走，而是从里面靠在那扇闷死的门扉上，所以只能看见他的身子的一半和身子上面侧向一边的脑袋，他正凭这种姿势窥

视大家呢。这时天色亮了许多。街对面那幢长得没有尽头的灰黑色房屋的一段清晰可见——那是一座医院——房子正面排列着穿透墙面、排列着间隔有序的窗子。雨还在下，雨点很大，一滴滴清晰可见地、稀稀落地掉在地上。桌子上摆着很多早餐餐具，因为对父亲来说早餐是他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顿饭，他一边吃，一边翻阅报纸，要花好几个钟头。恰好对面墙上挂着一幅格里高尔服役时照的相片，少尉的装束，手按在剑上，微笑着，无忧无虑，一副要人家一看到他那风度和制服就肃然起敬的样子。通往门厅的门开着，由于大门也开着，所以看得见大门外的前院和通往下面的阶梯的头几个梯级。

“好啦”，格里高尔说，他兴许意识到自己是在场的人中唯一保持安静的人，“我马上穿衣服，包装好样品就走。你们，你们肯让我走吗？哦，协理先生，您看，我不是死脑筋，我高兴工作，出门很辛苦，但不出门我活不了。您现在去哪里，协理先生？去公司，是吧？您会如实报告这一切的吧？一个人有时会暂时干不了活，但是合适的时机很快就会到来，那时他想到以往的成绩，就会考虑一旦障碍消除后，就会更加勤奋、更加专心致志地投入工作。我不会辜负经理先生的，这您很清楚。另一方面，我也为我的父母和妹妹担忧。我现在正焦头烂额。但我会很快摆脱困境的。请你不要再给我雪上加霜，我已经够受的了。请你在公司里为我说番好话吧！人们是不喜欢外勤人员的，这我明白。他们以为他在外面赚大钱，在享福呢。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缘由去好好思考这种偏见。可您，协理先生，比起其他同事您对情况了解得更全面，说句心里话，您对全局的把握甚至胜过经理先生本人，因为经理身为老板容易被人误导，作出不利于某个职工的判断。想必您也很清楚，外勤人员几乎整年不在公司里，容易成为闲言碎语和捕风捉影责难的牺牲品，而对这些事情他根本无法防备，因为大多他根本就听不到，只有等他疲惫不堪地出差回来时，他才感觉到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的严重后果。协理先生，在您走以前给我一句话，向我表明，我的话至少有一部分是对的！”

可是协理才听了格里高尔头几句话就转身向门口走去，他耸着肩，嘴

巴张得大大地扭过头来,将两眼朝向格里高尔。在格里高尔讲话时,他片刻也没有停留,而是一边瞧着格里高尔,一边向门口挪动脚步,仿佛有一道禁令让他不得不离开房间似的。他已经进了门厅。他离开客厅的最后一步时的动作,让人们以为,他的脚跟烧伤了。而在门厅里,他远远向台阶伸出右手,好像那里有一位上天的救星正等着拯救他。

格里高尔心里清楚,他无论如何不能让协理怀着这种情绪回去,不然的话他在公司里的地位会受到极大的损害。他父母哪里会明了这一切?他们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儿子在这家公司里干活,则生活一辈子都无须忧虑的。何况现在遇到这样的倒霉事儿,哪里还管得了将来的事?可是格里高尔想到了自己的前途。必须把协理挽留下来,稳住他,说服他,最后赢得他的心,格里高尔和他一家的未来都有赖于他啊!要是妹妹在这儿就好了!她很聪明,在格里高尔还安安静静地躺着的时候,她就已经哭了。协理是个喜欢女人的人,他会听妹妹的话,她会将大门关上,在门厅里就打消他的恐惧心理。可妹妹偏偏不在,格里高尔只得亲自出面来干。而他并没有想到,在目前情况下他是否有能力挪动身体,也没有想到他的话有可能——甚至极有可能再次不被理解,他的身体就离开那扇靠着的大门,他往外挪动着,他想走近协理,这时协理已经十分可笑地用双手紧紧抓住门前阶梯的栏杆,他刚一动窝就身不由己,随着一声轻轻的喊叫立即倒了下去,连着那许多小腿一起着了地。刚一着地,他就感到这个早上从未有过的舒服,他那些小腿终于实实在在踩在地上了,看到它们完全听从他的调遣,他多么高兴。只要他想到哪里。它们便竭尽全力把他驮到哪里,于是他相信,最终摆脱一切痛苦的时刻已近在眼前了。可就在这同时,就在他由于动作不便而摇晃着躺在他母亲的对面时,离他很近而正陷入沉思的母亲突然跳了起来,双臂前伸,十指叉开,大喊:“救命!上帝,救命哪!”她低下头,像是要仔细看看格里高尔,却身与愿违,没命地往后逃离,却忘了背后是摆好餐具的桌子;当她退到桌边时,神不守舍地一屁股坐了下去,她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旁边满满的一大壶咖啡被碰倒了,咖啡正咕嘟咕嘟地往地毯上流淌。

“妈妈,妈妈!”格里高尔轻轻喊道,抬头看着她。这一刹那间他完全忘记了协理,协理则眼看着咖啡流淌,不禁张开嘴巴对着空中咂吧。母亲看到这情景又一次尖叫起来,起身往回跑,和正朝她赶来的父亲撞了个满怀。然而格里高尔此时没有时间顾及他的父母了,协理已经在楼梯上,他把下巴搁在栏杆上,最后一次回头看了一眼格里高尔。格里高尔鼓起劲往前赶了几步,以便能追上他。协理则必定预感到他要干什么,一个大步跨了好几个梯级,只听得“唬!”的一声便消失不见了,可他那声惊呼还在整个楼梯间回响。遗憾的是,协理这一跑好像把事情发生以来一直都还比较镇静的父亲也弄得慌乱不堪,你看,他既不亲自去追协理,或者至少不妨碍格里高尔去追,却用右手拿起协理连同大衣和帽子一起遗忘在椅子上的手杖,左手从桌上拿过一份大开面报纸,一边跺着脚,一边挥舞着手杖和报纸,把格里高尔赶回房间去。格里高尔怎么恳求都不管用,也没有人听得懂他的恳求,无论他多么低声下气地不停转动着脑袋,父亲只顾跺着脚,而且越跺越厉害。那边厢,母亲则不顾天凉,打开一扇窗子,把身体尽量靠到外面,双手捂住脸。弄堂与楼梯间之间刮起一股强劲的穿堂风,窗帘飘了起来,桌子上的报纸沙沙作响,有几张被吹落到了地上。父亲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似的发出啾啾声,毫不留情地逼着格里高尔回房间里去。但格里高尔真还没练过退着走的功夫,他往回退时实在是非常缓慢。要是格里高尔可以转身的话,他早就在房间里了,可是他担心这样做会让父亲不耐烦,父亲手里的手杖随时都会给予他背上或脑袋上致命的一击。但他终究还是没有作别的选择,因为他惊恐地发现,在他退着走的时候,他连方向都不知怎么掌握。于是他只好一边战战兢兢地、不停地侧看着父亲,一边开始尽可能把身子转得快些,而实际上却只能转得十分缓慢。父亲庶几觉察到他的良好意图,因为他没有阻拦他的行动,而是用他手杖的一端从远处不时转动着,为他指点方向。只要父亲不发出这种不可忍受的啾啾声就好了!这啾啾声可把格里高尔搞得晕头转向。他本来已经几乎转过身来了,可他听着这啾啾声被弄糊涂了,又退回去一段。当他终于头部到达门口时,却发现,他的身子太宽了,无法径直穿过去。父

亲在目前的情绪下当然也想不起打开另一扇门,让格里高尔有足够的通道进门去。他的僵直的脑子一心只想着格里高尔能快快进屋去。格里高尔若要直立起身子通过门道,那就得做一系列繁杂的准备动作,父亲哪会允许他这样慢慢做准备呢。相反,他大喊大叫地催促着格里高尔往前走,仿佛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障碍似的。现在格里高尔身后的噪音再也不仅仅是父亲一个人的声音了,现在真的不是闹着玩的了,格里高尔不顾一切地往门里挤。他抬起身体的一侧,斜躺在门框里,身上的那一侧擦得满是伤痕,在洁白的门上留下难看的斑痕,不久他就卡在门里,靠自己再也动弹不得了,只见另一边的小腿颤抖着空悬在那里,另一侧的腿被压得疼痛不堪——此时,父亲从后面给了他真正解救性的猛力一推,格里高尔猛地远远弹进了他的房间里,顿时满身鲜血淋漓。父亲顺手用手杖一钩,关上了门,接着,家里终于寂静下来了。

2

直到黄昏时分,格里高尔才从昏沉沉的迷睡中苏醒过来。过不了多久,就是没有外界的干扰他也会醒过来的,因为他觉得已经睡足了,休息够了,不过他还是觉得是一阵匆匆的脚步声和那扇通向门厅的房门的小心关门声把他吵醒的。街上的电灯光苍白地映照在天花板上和家具的上部分,可是格里高尔所在的下面周围却是黑暗的。他缓慢地挪动着身体,用他现在才懂得爱惜的感觉器官,还不利索地摸索着向门口移动,想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他的左半身仿佛整个就是一道长长的、感觉很不舒服的伤疤,他不得不依靠两排腿脚一瘸一拐地往前挪动。一条小腿在早上猛挤时已经受了重伤——只有一条腿受伤,可谓奇迹——毫无生气地被拖着走。

到了门旁他才发觉,把他吸引到那里去的究竟是什么了,那是某种吃的东西的味道。挨门放着一满盆甜牛奶,上面漂浮着几小片白面包。他高兴得差点儿笑出声来,因为比起早上,他现在饿得更厉害了,他马上把

头伸进盆里,眼睛几乎碰倒了牛奶。但他很快就失望地把头缩了回来,因为一方面他身子左半边不方便,使他吃起饭来困难不已——只有随着大声喘气,全身起伏,他才能吃饭——而且他平时最喜欢的食品即牛奶,肯定是妹妹因此而为他准备的。这牛奶却一点也不好喝,他甚至感到厌恶,几乎反感地离开它,转身回到居室的中间去。

格里高尔透过门缝看到客厅里点着煤油灯,却听不到任何声音,而通常这时父亲总是习惯于提高嗓门,给母亲,有时也给妹妹念当天下午出版的报纸的。关于念报的内容妹妹或口头或信中向来都要跟他谈及的,近来也许放弃了。尽管整个住宅肯定并非空无一人,但里面却寂静无声。“家人们过着多么宁静的日子啊!”格里高尔心里想道,他一边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片黑暗,一边感到非常自豪:他让他的父母和妹妹拥有这样一套像样的住房,过上这样一种生活。然而,如果现在所有这一切,这宁静、优裕、平和的生活可怕地结束,那会是什么样子呢?格里高尔不敢继续想下去,他宁可活动起身子,在屋子里爬来爬去。

在漫长的夜晚中,一会儿这扇门开了一条小缝,一会儿另一扇门开了一个口子,但都很快就又关上了。想必有谁想进来,但又有许多顾虑。格里高尔爬过去,紧挨着客厅门旁待着,决心以某种方式让顾虑重重的来访者进来,或者至少弄清楚来者是谁。可现在却再也没有人来开门了,格里高尔算是空等一场。以前门关着的时候,大家都想进来看他,现在他开着一扇门,且别的门也都整天敞着,却再也没有人来了,而钥匙就在门外插着。

直到深夜,客厅的灯才熄灭,现在格里高尔很容易确定,父母和妹妹一直都没有睡,因为他听得很清楚,他们三个人现在都踮着脚尖离开了客厅。从现在到早晨肯定不会有人进屋来看格里高尔了。这样他有很长时间安安静静地考虑,如何重新安排他今后的生活。可是他被迫躺在地板上,看着这空空荡荡的大房间,总感到害怕,而又弄不清原因何在,因为他在这间屋子里居住已达五年之久了呀——他半下意识地转了个身,而且不无略微羞耻地急忙躲到沙发底下,在这里他立刻感到非常舒服,尽管他

的脊背受到些许挤压,尽管他的头抬不起来,唯一遗憾的是,他的身体太宽,无法整个儿藏在沙发底下。

他在沙发底下待了一整夜,有时半醒半睡,一再被饥饿搅醒,有时则陷入忧虑和模糊的希望之中,而所有这一切都导向一个结论:目前他必须保持安静,用耐心和最大的体谅来减轻家人由于他目前的状况而引起的倒霉和难受心情。

第二天凌晨,几乎还没有天亮,格里高尔就有机会检验一下他刚才所下的决心是否过硬,因为这时,他妹妹几乎穿戴整齐,从客厅过来打开门,带着紧张的神情往里看。她没有马上发现他——上帝,他必定得呆在什么地方呀,他总不能飞走吧?但当她发觉他卧在沙发底下时,她吓了一跳,无法控制自己,砰的一声把门从外面又给关上了。但似乎她对自己的这一行为又后悔了,马上把门又打开,好像探望一个重病人或一个陌生人似的,踮着脚尖走了进来。格里高尔把头贴着沙发边探了出来看着她。她会不会发觉他没有动过牛奶,而且并非因为他不饿?或者会不会她送来更适合他胃口的食物?假如她不是自觉这么做,他宁可饿死也不会提醒她这一点,尽管他迫不及待地想从沙发底下钻出来,恨不得跪在妹妹脚下,请求她带点任何好吃的东西来。但是妹妹立刻惊讶地发现,盆里的牛奶还是满满的,只有少量的牛奶撒在盆子周围,她马上把它端起来,拿走了。她自然没有直接用手,而是垫了一块布。格里高尔急切地想知道,她会给他送些什么别的食品来,他脑子里转动着各种各样的念头。他可怎么也猜不出好心的妹妹真正要为他做什么。为了探测他究竟想吃什么,她给他送来一大堆不同的东西,摊放在一张报纸上,供他选择。那是些不新鲜的、已经有馊味的蔬菜;有头天晚饭剩下的骨头,外面涂有已经凝固的肉汁;一把葡萄干和杏仁;一块格里高尔两天前就表明过不爱吃的奶酪;一个干面包,一片涂了奶油的面包,一块涂了奶油和盐的面包。此外,她在这些东西旁边放了一只可能永远为他准备的、盛满水的盆。她感情细腻,知道格里高尔当着她的面是不会吃的,便赶紧离开房间,还将钥匙转动了一下,以便暗示格里高尔,他觉得什么姿势舒服就摆什么姿势吃。

现在该是吃饭的时候了，他那些小腿都跃跃欲试地躁动起来。还有，他的伤口也已完全好了，他一点不感到有什么碍事之处，他对此很是惊讶，想起一个多月前，他的一个手指被刀扎破一点儿，那伤口直到前天还痛得很呢。“莫非我现在不如以前敏感了？”他一边想，一边狼吞虎咽地吃起了奶酪，在所有这些食物中，他一眼就看中了奶酪。他一口接一口地猛嚼着奶酪、蔬菜和肉汁，吃着流出了眼泪。而新鲜的食物他反而觉得不好吃，连它们的气味他都感到不可忍受，甚至把他想吃的东西挪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吃。吃饱了饭，他什么事也没有了，便懒洋洋地就地躺着，这时妹妹慢慢转动钥匙，示意他该回去了。尽管他几乎已经睡着了，还是被惊醒过来，赶紧又回到沙发底下。然而，哪怕妹妹只在房间里停留片刻时间，他也得付出极大的自我克制，因为他扎扎实实饱餐了一顿以后，身体稍稍鼓了起来，在沙发底下挤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憋得有些窒息，两眼略微鼓起，看着对他此刻的处境毫不知晓的妹妹，她正用一把笤帚不仅将吃剩的东西，而且将格里高尔连碰也没有碰过的饭菜统统归拢到一起，仿佛它们是一堆再也用不着的垃圾，将其一股脑儿倒进桶里，盖上木制盖子，一把提了出去。妹妹一转过身去，格里高尔就从沙发底下爬将出来，舒展身体，拼命呼吸。

格里高尔每天就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他的食物，每天早晨，父母和女仆还在睡觉，在大家吃完午饭后，父母照常还要睡一会儿，女仆则被妹妹支使去做某件事情。他们肯定也不愿让格里高尔饿死，但也许他们与其亲眼看他怎样吃饭，还不如听人说他怎样吃饭，说不定妹妹不想给他们增添哪怕小小的可能的忧伤，毕竟他们已经够受的了。

在头天的那个上午他们是用什么借口把请来的医生和锁匠又打发走的，格里高尔不得而知，因为，既然人家听不懂他说的话，也就没有人会想到，甚至包括妹妹，他能听懂别人的话，故而每当妹妹在场的时候，他时不时能听到妹妹的叹息和向上天的祈求就心满意足了。直到后来她对这一切有点儿习以为常了的时候——完全习以为常当然是根本谈不上的——格里高尔才偶而听到她的只言片语，那是她怀着好意说的，或者可以这样

解释吧。只要她发现格里高尔把饭吃得精光时,她就说:“他今天吃得倒很香。”而在相反情况下——这情况现在越来越频繁——她就总是几乎带着忧伤的语气说:“看,又全都剩下了。”

不过,在格里高尔直接从家人那里听不到什么消息的情况下,他倒从隔壁房间里听得一些谈话,原来,只要哪个房间传出什么谈话声,他立刻就跑到相关的门边,把整个身体都紧贴在门板上。特别是头几天,没有一次谈话,即使是秘密的谈话,不是或多或少都跟他有关。整整两天,每次吃饭时都听到他们在商量现在该怎么办,以什么态度对待为宜。但即使不在吃饭时间,他们也在谈论同一个话题,因为家里至少总有两个家庭成员,原因或许谁也不愿单独留下,而家里无论如何不能没有人。女仆——不完全清楚,她对所发生的事知道什么,知道多少——也在头一天就百般哀求母亲马上辞掉她,一刻钟以后,当她告别时,流着眼泪对母亲准她离去感激不尽,仿佛这是他们为她所做的一件多么积德的好事,而且在没有人要求她的情况下,她发了一个酷誓:绝不向任何人透露一丝儿这里发生的事情。

现在妹妹也不得不与母亲同心协力一起烧饭了,当然这并不怎么费事,因为他们几乎什么都不吃。格里高尔一再听到,这个人怎样劝另一个人吃饭,得到的除了“谢谢,饱了!”之类的回答,总是无效。饮料看来也没有人喝了。妹妹常常问父亲想不想喝啤酒,而且诚心诚意表示愿意亲自为他去买,而父亲总是一声不吭,为了消除父亲的顾虑,她说,她可以叫管房子的女人去弄来,但最后父亲却粗声粗气地说了个“不”字,从此就再没有人提啤酒的事了。

还在第一天父亲就不仅向母亲也向妹妹阐述了家里的全部财产状况及其前景。他时不时地从桌子旁站起来,走向一个五年前他的商店倒闭时抢救下来的小保险箱,从中随手取出一张单据和一本记事簿。格里高尔看到他怎样打开保险箱那把复杂的锁,取出要找的东西后又怎样把它重新锁好。父亲的这番说明是格里高尔自关在屋子里以来有机会听到的第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他原以为父亲的那家商店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一

件东西,至少父亲从未向他说过与此相反的话,格里高尔自然也没有问过他。格里高尔唯一关心的是让家人尽快忘却这件使大家陷入绝望的商业灾难。于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以异乎寻常的干劲拼命工作,几乎一夜之间就从一个商店小伙计变成一名旅行推销员。旅行推销员的赚钱可能性与商店小伙计那就完全不同了:他的工作业绩立刻以佣金形式变成现金,把它往家里的桌上一放,让家人喜出望外。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此后再也没有到来过,至少再也没有那样光彩夺目过,尽管后来格里高尔挣的钱并不少,足够支撑也确实支撑了家庭的全部开销。无论家人还是格里高尔,大家对此都习以为常了,格里高尔乐意把钱交给家里,家人于此也很感激,不过如此而已,他们之间却再也没有产生过什么特别的温馨。只有妹妹还依然让格里高尔感到亲近,他有个秘密的打算,翌年送妹妹去音乐学院上学,不管费用多高,他也要通过别的途径筹措足够的钱,因为妹妹与格里高尔不同,她很爱好音乐,拉得一手优美的小提琴。在格里高尔在城里短暂逗留期间,他和妹妹的谈话中经常提到音乐学院,但那始终只是一个不敢想象它能实现的美好的梦,这些并无害处的谈论父母连听也不想听。然而格里高尔主意已定,并且决心在圣诞之夜庄严宣布这一决定。

在他竖立着靠在门上偷听外面的谈话时,脑子里转动着这样一些在他目前状态下毫无用处的想法。有时他实在疲惫不堪,什么也听不进,脑袋无力地耷拉下来,磕到门板上,他就又马上振作起来,以为由此引起的哪怕一点点声响,让隔壁听见后,他们就会噤若寒蝉,缄口不语了。“他又在干什么啦。”父亲停了片刻后才说,显然是朝门那边说的,然后他们才慢慢恢复中断了的谈话。

由于父亲习惯于经常重复讲他那些话,部分原因是他很久没有经管这些事了,同时还因为母亲听了一遍后不是马上全都能弄得明白的,这样一来格里高尔就把他们的谈话内容全都听清楚了:尽管家道不幸,祸不单行,但家里好歹还有一笔以往岁月留下的小小的财产,而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未被动用的利息使这笔财产还稍有增加。此外,格里高尔每月拿回家的钱——他自己只留几块钱——也没有花完,已经积攒成一笔小小的资

本。格里高尔在门后听着不断点头,他为家里花钱如此慎重和节约感到高兴。他本来可以用这些多余的钱继续归还父亲欠经理的债款的,如果那样,那他辞掉这份工作的企盼就可早日到来,不过现在像父亲所作的这样的安排无疑更好。

但是,现在让一家人靠这笔钱的利息过活根本不够,它或许只够全家维持一年,最多两年,剩下就没有了。所以说这笔款本来是不能轻易动用的,是留着应急的,可过日子的钱得有人去挣呀,虽说父亲现在还是健康的,但毕竟是老人了,而且已经五年没有做事了,总不能让他太劳累吧;这五年算是他忙忙碌碌而无所成就生涯中第一次得闲度了个长假,胖了许多,动作也变得十分迟钝。而年迈的母亲呢,她患有哮喘病,每两天犯一次,犯时就不得不坐在挨着敞开的窗户的沙发上度日,难道能让她去挣钱养家吗?那么,这钱得由妹妹去挣了,她还是个十七岁的孩子,一直以来都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穿好衣服,睡懒觉,帮着做点家务事,参加几次花钱不多的娱乐活动,尤其是拉拉小提琴,能让她去挣钱吗?每次一听到得有人去挣钱的话题时,格里高尔就离开门,一头扑到摆在门边的那张皮沙发上,因为他无地自容,伤心难过,因而浑身发热。

他经常在那张沙发上度过漫漫长夜,一刻也不睡,一连几小时在沙发皮面上磨来蹭去。要不,他不惜花大力气,把一张沙发椅推到窗边,然后爬上窗台,背顶椅背,靠到窗子上,显然是在对昔日的某种回忆,当年他就是在这里凭窗远眺,借以放松身心,舒展胸怀的。说真的,他现在看那些离他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已一天比一天模糊了。位于对面的那家医院,过去他一见到它就诅咒,现在他根本看不见了。要不是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住在安静的、但位于市区的夏洛蒂大街,他会以为窗外是一片空旷的荒地,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天和地混成一团。机敏的妹妹只看到过两次沙发椅摆在窗边,此后每次她打扫完房间后,都把沙发椅推回到窗边,位置丝毫不差,甚至从此还让里层的窗门敞着。

假如格里高尔能和妹妹说话,感谢她为他所做的一切,那会减轻他的负疚感。但他做不到,只得忍受痛苦。妹妹当然尽量设法消除整个事件

的难堪局面,而且做得越来越得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格里高尔对这一切当中的隐秘之处也洞察得越来越清楚。现在,从她踏进房间,就使他感到害怕。以前她进了门,总是注意先把门关上,以免让别人看见格里高尔在房间里的形象,可现在她一进门,顾不上把门关上,就径直跑到窗边,一把将窗门打开,仿佛她窒息难当,天多冷也要站一会儿,深呼吸一番。她每天进房间两次,来回跑动,发出声响,令格里高尔害怕。格里高尔只得躲在沙发底下瑟瑟发抖,不过他心里很明白,只要妹妹有可能,她一定会在格里高尔所在的房间里,乐于在关好窗门的情况下照料他的。

离格里高尔变形大约一个来月了,照理妹妹不再有特别的理由对格里高尔的外形感到惊诧了,一次妹妹来得比平时早了点,看见格里高尔还直立着站在窗边,纹丝不动望着窗外,那样子煞是可怕,假如她因为格里高尔站在那里,妨碍她进来马上去开窗而不进来,这不会使格里高尔感到意外,可是她不但没有进来,而且还退了回去,并关上了门。陌生人会以为格里高尔正埋伏在这里等她,要咬她呢。格里高尔当然马上躲到沙发底下,但他一直等到中午她才来,且显得比以前烦躁多了。由此他看出,他的样子仍然让她受不了,而且以后必定还会继续让她难以忍受,哪怕格里高尔只要从沙发底下露出他的身体的一小部分,说不定她得费很大劲控制住自己,才不至于跑出他的房间。为了不让妹妹看见他的身体,一天他整整花了四个钟头,用他的脊背硬是把一条床单驮到沙发上,把它铺好,使它完全能够遮住自己,妹妹即使弯下腰,也一点看不见他。要是她认为这条床单是多余的,她完全可以把它弄走,因为很明显,格里高尔不可能为了开玩笑而把自己完完全全封闭起来,然而妹妹根本没有去碰床单,而让它就那样铺着。而有一次格里高尔小心翼翼地 from 床单底下稍稍探出点头来,想看看妹妹对他的新举措有什么反应,他似乎捕捉到了她脸上露出一丝感激的目光。

在头十四天,父母拿不出勇气进来看他,但他经常听到他们竭力表扬他妹妹最近的表现,而在以前他们常常对她生气,因为在他们看来妹妹是个没有什么出息的姑娘。现在呢可就不同了,妹妹在格里高尔房间里打

扫时,他们俩,父亲和母亲,常常在格里高尔的房门外等着,妹妹从房间里一出来,就得详详细细给他们叙述,格里高尔在里面是什么样子,他吃哪些东西,这一次他的举止怎么样,她是否发觉有什么好转的迹象。母亲则很想尽快看望格里高尔,但父亲和妹妹先用一些合情合理的理由劝阻她,格里高尔聚精会神地聆听了他们的理由,觉得他们讲的很有道理。但后来当母亲非进去不可时,他们不得不拼命拽住她。母亲就大喊大叫:“你们得让我进去看格里高尔,他是我不幸的儿子啊!难道你们就不理解我必须去看他吗?”于是格里高尔想,要是母亲能进来,说不定是好事,当然不是每天,比如一礼拜来一次。她对一切都比妹妹懂得多得多,妹妹尽管很勇敢,可毕竟还是个孩子,说到底,说不定就凭这种少年气盛才挑起了这副如此沉重的担子的哩。

格里高尔想见母亲的愿望很快就办到了。出于对父母的考虑,他不想让他们在窗户上看到自己,而在几平方米的地板上他又爬不了多少,一动不动地躺着呢,他在夜间就已经受够了,至于吃饭他很快就不再有任何兴趣,于是,为了消磨时间,他养成了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爬来爬去的习惯。他尤其喜欢挂在天花板上,这跟躺在地板上大异其趣,呼吸更自由,身体轻轻摆动,在这种几乎说得上是快活的自由自在的状态里,有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他自己都感到意外地身体松开天花板,啪地一声掉在地板上。当然他现在可不像以前,他已经可以完全控制好自己,即使这样的重跌也不致受伤。妹妹马上察觉到格里高尔自己发明的消遣活动——他爬行的时候随处留下粘液的痕迹——于是她脑子里盘算着如何为格里高尔创造最大的爬行空间,为此那些妨碍他爬行的家具,首先是柜子和书桌要搬走。可她一个人办不了这件事,请父亲帮忙她又不敢,新侍女也是帮不了忙,因为这个十六岁的女孩在先前的那个厨娘辞退以后固然勇敢地挺了过来,但她请求给予特殊照顾:除了有特殊的急事叫她,允许她始终关着厨房的门。于是妹妹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等父亲哪天不在时,把母亲叫来。母亲大声应答着,兴冲冲赶来了,但一到格里高尔的房门口说话声就戛然而止。首先自然是妹妹进来,看看里面是否一切都正常,然后她才让

母亲进来。格里高尔赶紧把床单再往下拽一些，把它弄出更多的皱痕来，整个看上去好像是偶然撩在沙发上似的。这回格里高尔也没有从沙发底下探出头来偷看，他放弃了这回就见到母亲的想法，母亲到底来看他了，他这就很高兴了。“进来就是，我们看不见他的。”妹妹说，显然她拉着母亲的手。现在格里高尔看着这两个弱女子怎样把这沉重的旧柜子从老地方挪开，妹妹怎样不顾母亲的劝告，非要抢更重的那一头抬不可。母亲则怕她累坏身体，因而要她悠着点。两人折腾了好长时间。过了大约一刻钟以后，母亲说，这柜子最好还是让它留在老地方，第一，柜子太重了，父亲回来以前她们搬不走它，把柜子放在房间中央还会挡住格里高尔出入的每条路；第二，谁也说不准，搬动家具是否合乎格里高尔的意愿。她觉得情况可能正相反，她看见四壁空空的，心里憋得慌。为什么格里高尔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呢，他可是早就习惯了这些家具的啊，因而在空空荡荡的房间里他会感到孤单的。“再说，这样做会不会就……”，最后母亲说得非常轻，简直就是耳语，仿佛她想避免让格里高尔（她不知道他待在什么地方）听到她哪怕只是说话声的响音似的，因为她确信他听不懂她俩的话，“会不会有这样的后果：家具一搬，仿佛我们向他表明，我们放弃了他任何康复的希望，不管他死活呢？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设法保持房间的原状，像以前一样，这样，格里高尔一旦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时，看到一切还是老样子，就会更容易忘掉他所经历的这一段时光。”

听了母亲的这番话，格里高尔弄清楚了：两个月来他没有跟人直接交谈，联系到这期间一家人过着单调生活，他肯定被这种状况搞糊涂了，不然他难以解释他怎么会真诚渴望把他的房间腾空。难道他真的乐意把这间温馨的、用祖传家具布置起来的舒适房间变成一个洞穴，他在其中自然可以任意向各个方向爬行，但同时却迅速地把以往作为人的生活忘得精光？他现在真的快要把过去的一切忘光了，是久违了的母亲的声音唤醒了他。什么也不要搬走，一切都得原封不动，家具会对他的状况发生良好影响，这对他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家具妨碍他毫无意义的乱爬，那也不是什么坏事，相反是一件大好事。

然而遗憾的是妹妹并不这么认为。她已经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即在父母面前讨论格里高尔的事情时总是以特别的行家自居,她的意见当然并非毫无道理,即使现在听了母亲的建议,妹妹仍认为有足够的理由,不仅坚持要把她首先想到的柜子和书桌搬走,而且除了那张不可缺少的沙发以外,所有的家具都得搬走。她的这一态度自然不仅仅出于孩子气的倔犟和她最近出人意外地、很难获得的自信,她倒也实实在在进行了观察,发现格里高尔需要很多空间用来爬行,而这些家具,凡是她所见到的,他一点也没有使用过。也许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子的好胜心也起了作用,一有机会它就要寻求满足,现在格蕾特受它的诱惑,想使格里高尔的情况变得更加令人害怕,以便她可以为它做更多的事情。因为如果格里高尔单独一个人面对四堵空墙,那么,除了格蕾特,恐怕再也没有人敢进去了。

所以她主意既定,就丝毫不为母亲的劝说所动,而母亲在这间房子里心神不宁,看来也拿不定主意,不一会儿就不再说些什么,只顾一个劲地帮妹妹往外搬柜子。好了,格里高尔不得已时可以没有柜子,可书桌千万得留下。当母女俩喘着粗气刚把柜子推出门外,格里高尔就从沙发底下探出头来,看看他如何才能小心谨慎而又万无一失地予以干预。这时格蕾特还在隔壁房间里白费力气地张开双臂抱着寸步难移的柜子来回晃动,可母亲却先回来了,这真是不幸。母亲还没有习惯格里高尔的模样,让她看见岂不把她吓出病来,故格里高尔吓得赶忙后退,一直退到沙发的另一头,使得前面的床单轻微地晃动了起来。这就足够引起母亲的注意了,她立刻停止脚步,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回格蕾特那边去。

尽管格里高尔心里反复对自己说: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不过搬动几件家具罢了,但他很快就不得不承认,两个女人的来回走动,彼此的轻声喊叫,家具在地板上蹭动的声响,它们就像一阵巨大的、从四面八方向他逼来的喧嚣,他把头和脚紧紧缩成一团,身体紧贴着地面,不得不对自己说,这一切他忍受不住了。她们要搬空他的房间,拿走他喜欢的一切,那个放着钢丝锯和其他工具的柜子已经被搬出了房间,现在她们正挪动这张桌腿已经严严实实嵌进地板的书桌,他还在当商学院学生、市

立中学学生,甚至国民小学学生的时候就在这张书桌上写作业了,——这下他真的没有时间去审察这两个女人的良好意图了,何况他几乎已忘了她们的存在,因为她们已劳累得精疲力竭,默不作声,只听见她们沉重的脚步声了。

于是他从沙发底下钻了出来——两个女人则正在隔壁房间靠在书桌上喘气,略作休息——四次换了爬行方向,他真的不知道,先该抢救什么,这时他看见那面已经清空的墙上挂着一幅全身穿皮衣的女士画像,很是醒目,他赶紧爬上去,把身体紧贴在玻璃上,玻璃吸附住他发热的肚皮,使他感觉舒服。这幅画现在完全被格里高尔遮住,他想至少这幅画肯定不会被拿走了。他把头转向通往客厅的门,好仔细看看母女俩回来时的情形。

她俩没歇多久就回来了,格蕾特挽着母亲的胳膊,几乎扶着她整个身体。“我们现在拿什么呢?”格蕾特说,并环顾四周。这时她的目光与墙上格里高尔的目光相遇。兴许只是由于母亲在场她才控制住了自己,连忙把头低下,脸朝母亲,以便阻止她向周围张望,并不假思索地声音颤抖着说:“来,我们还是回客厅待一会儿吧。”格里高尔明白格蕾特的意图,她是想把母亲带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把他从墙上赶下来。好,她就来试试吧!他死死趴在他的画上。他宁可跳到她的脸上也不让他的画被拿走。

但是格蕾特的话反而引起母亲的不安,她走到一边,瞥见印着花纹的壁纸上那个巨大的褐色的斑块,她还没有意识到她看见的就是格里高尔,就用沙哑的声音叫喊道:“啊,上帝,啊,上帝呀!”说完,她就摊开双臂,仿佛放弃一切似的,一头倒在沙发上,再也不动弹了。“你,格里高尔!”妹妹举起拳头,目光直逼他说。这是格里高尔变形后她跟他说的第一句话。她跑进隔壁房间,取来一瓶香水,想用它使母亲苏醒过来。格里高尔也想去帮忙——救这幅画还有时间。但他粘在玻璃上太紧了,经过一番狠命挣扎才松脱开身子。然后他也跑进隔壁房间,好像他还能一如往昔给妹妹出个什么主意似的。可是他什么也干不了,只好无所事事地待在她后头,而她正在各种各样的瓶子间查找着。当她转过身来,把她吓了一大

跳。一个瓶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一块碎片划破了格里高尔的脸,某种刺鼻的药水溅了他一脸,格蕾特尽其所能地拿了许多瓶药水,没停多久就往母亲房间里跑,用脚一踢把门关上。这下格里高尔与母亲被分开了,由于他的罪过母亲可能快要死了,如果他不愿意把妹妹从母亲身边赶走,他就开不了门。他只能等着,别的什么也干不了。在自责和忧虑的双重煎熬下,他开始爬行,他在墙壁上爬,在家具上爬,在天花板上爬,什么地方都爬,最后他绝望了,仿佛整个房间都在围绕着他旋转起来,啪地一声掉落在桌子的中央。

格里高尔就这么瘫软地在桌上躺了一会儿,四周一片寂静,说不定这是个好兆头。这时门铃响了。侍女自然把自己反锁在厨房里,因此只能由格蕾特去开门。父亲回来啦。“发生什么事了吗?”这是他的第一句话,格蕾特的表情向他泄露了一切。很明显,她把脸埋进父亲的胸脯,用低沉的声音说:“母亲晕过去了,不过现在好多了。格里高尔跑出来了。”“我早就料到了,”父亲说,“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可你们女人就是不爱听。”格里高尔明白,父亲对格蕾特过于简短的汇报往坏的方面去理解,认定格里高尔干了某种粗暴行为。因此,格里高尔现在必须设法安慰父亲,因为他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向他作解释。于是他赶紧退回到自己的房门口,把身体紧紧靠在门上,以便当父亲从门厅进来时能马上看见,让他知道格里高尔是很想进房间的,人们是没有必要驱赶他的,相反,只要你把门打开,他马上就进屋,消失不见。

但是父亲的心情不在这方面,他觉察不到格里高尔这样细腻的心理。他一进门便“啊!”的一声喊,那语调仿佛他既光火又开心。格里高尔把头从门上缩回来,抬头对着父亲。他真没有想到父亲会是像他现在这个样子。当然啰,最近以来他为了图新鲜忙着四处爬行,疏忽了像以前那样关心家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他本该想到情况会有改变,应有所准备。但是,尽管如此,站在我面前的还是那个父亲吗?同是这个人,以前在格里高尔因商务出差跨出家门时,他总是疲惫地躺在被窝里。格里高尔晚上回家时,他穿着睡衣坐在圈手椅里迎接他。他很难站得起来,只是抬一下

手,做个表示高兴的手势,一年里难得有几个礼拜天和最重要的节日他才和家人一起散步,格里高尔和母亲本来就走得够慢,而他走在他俩之间,却比他们还慢,他裹着那件旧大衣,拄着拐杖,颇为小心地往前挪动脚步,每逢想说什么,几乎都要停住脚步,让陪他的人围在他身边,现在站在格里高尔面前的难道还是这个人吗?他现在可是身板笔挺,一件带有镶金纽扣的蓝色制服紧绷在他身上,和那些银行杂役的穿戴一模一样,高高的制服硬领托着他那肥硕的双层下巴,浓密的眉毛下一对凸出的黑眼睛炯炯有神,以往蓬乱的白头发理起了分头,向后梳得溜光。他的帽子上绣着有几个字母构成的金色图案,可能是某个银行的标识,他把帽子一抛,在整个房间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帽子落在沙发上。而后,他把那件制服的下摆往后一甩,双手往裤兜里一插,神色严峻地朝格里高尔走去。说不定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他总是把脚抬得出奇的高,格里高尔惊讶地看见他的靴子的后掌大得惊人。但是他没有停留在惊奇上,早在他的新生活开始的第一天他就知道,父亲会认为对他采取极为严厉的态度才是适宜的。于是他在父亲前面便按照父亲的脚步行动,父亲停下,他也停下,父亲一走,他就急忙往前走。就这样,他们在房间里绕了好几圈,而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甚至由于两个人的速度都很慢,并未给人以追赶的印象。因此格里高尔暂时仍躺在地板上,因为他担心,如果他逃到墙壁上或天花板上,父亲会视之为特别险恶的行为。当然格里高尔不得不对自己说,就这样,他也坚持不住了,因为父亲迈一步,他得做无数次脚步动作。他已经感到有些气喘了,以前他的肺就不那么让人放心。为了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逃跑上,当他如此跌跌撞撞往前跑时,他几乎眼睛都睁不开。在这样昏昏沉沉的情况下,他根本就不知道,除了跑还有什么法子能救自己,他几乎完全忘了几面墙都是任他爬的,当然墙边摆放着雕刻精致的家具,上面布满了凹凸图案,棱棱角角——这时,有件什么东西轻轻扔过来,从他身边擦过,滚落在他面前。这是一个苹果,紧接着第二个又向他飞过来。格里高尔吓得站住了,继续往前跑是徒劳的,因为父亲已经决心要轰炸他了。他拿的是餐具柜上水果盆里的苹果,装满了他的几个

口袋,继而逐个向他扔过来,并不认真瞄准。这些红色小苹果像电动似的在地上乱滚,互相碰撞。一个无力地扔出的苹果砸到了格里高尔的后背上,但即刻滚落了,没有造成伤害。紧接着又飞来一个,与前一个不同,它重重地击中了格里高尔的后背,且陷了进去;格里高尔疼痛不已,想继续往前爬,似乎随着地点的改变就能消除这突如其来的痛苦似的。但他感觉到如同被钉牢一般,只得张开所有的细腿,恍恍惚惚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只在最后一次睁开眼睛时,他还看见母亲抢在喊叫着的妹妹前面,急匆匆从隔壁房间里跑出来,只穿着一件内衣,因为妹妹已解开了她的外衣,好让她呼吸通畅,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母亲只顾朝父亲跑去,解开的外衣一件一件滑落到地上,她磕磕绊绊地跨过衣服,一把抱住父亲,和他紧紧抱成一团——此时格里高尔视力已经不行,看不见了——她双手箍着父亲的后脑勺,请求饶格里高尔一命。

3

格里高尔受了重伤后,吃了一个多月的苦头,那只苹果仍然留在肉里,因为谁也不敢从他身上取走。庶几父亲自己也想到了:尽管格里高尔的形象既可悲又恶心,但毕竟是家里的一个成员,不可把他像敌人那样对待,在他面前全家人应尽的义务是压下厌恶情绪,予以容忍,除了容忍,没有别的办法。

格里高尔由于伤口的原因,动作的灵活性可能永远丧失了,爬着横贯一次房间就像年老的残疾人那样需要很多很多分钟,至于在高处爬行,那就休想了。不过他为这一状况的恶化也获得了足够的补偿。傍晚时分,在这以前他总要观察一两个小时的客厅的门,现在打开了,这样一来,他躺在黑咕隆咚的房间里,从暗处看客厅的明处,倾听一家人围在明亮的桌旁说话,这多半是得到大家的首肯的,所以情况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诚然,像往日那样轻松活泼的闲聊不再有了。那时,每当格里高尔出差住在旅店的小房间里,疲惫不堪地钻进潮湿的被窝时,就带着几分渴念

回味着这些神聊。现在客厅里经常冷冷清清。父亲晚饭后坐在扶手椅里很快就睡着了,母亲和妹妹互相提醒保持安静,母亲欠身凑到灯前为一家时装店缝制做工细密的内衣,妹妹找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晚上学习速记和法语,以期今后也许能够找到更好的岗位。有时父亲醒过来,仿佛根本不知道已经睡着了,对母亲说:“你今天又要缝多久呀?”说完又睡着了,母亲和妹妹则疲乏地相视一笑。

父亲带着某种固执,在家里也不肯脱下那件杂役服。而他的睡衣则挂在衣钩上闲着。他总是穿戴整齐地躺在座位上打瞌睡,仿佛他随时准备着听从上司的命令。故而,尽管有母亲和妹妹的经常擦刷,那件本来就不新的制服很快就穿脏了,格里高尔常常整晚整晚看着这件到处污迹斑斑、金色纽扣却始终擦得锃亮的服装,老爷子穿着它睡觉,尽管很不舒服,却安静得很。

十点钟声一响,母亲就轻声地唤醒父亲,试图动员他上床去睡,因为这里毕竟睡不踏实,而睡个安稳觉对父亲是绝对需要的,明早六点还得上班呢。但是,自从他当了杂役以来就难改这犟脾气,总要在桌旁多待一会儿,虽然他每次都是按时入睡的,所以,非得费很大劲才能把他从椅子上动员到床上去睡。任母亲和妹妹一次又一次地劝他催他,他照样不紧不慢地摇着头,闭上眼睛,再拖一刻钟,也不站起来。母亲一边说好话,一边拽他的袖子,妹妹推开她的作业,过来帮母亲,可是这一切对父亲都无济于事。他沉重的身体在沙发椅里反而陷得更深了,直到两位女人撑住他的双肩,他才睁开眼睛,交替着看看母亲,看看妹妹,总爱说:“这是一种生活,这是我晚年过的平静日子。”在两位女人的搀扶下他站了起来,行动非常吃力,好像他的身体就是自己的沉重负担似的,他让母亲和妹妹一直搀扶到门口,然后示意让他们松开,独自往前走去,母亲连忙放下针线,妹妹也赶紧放下笔,赶过去继续帮助他。

在这个人人都过分劳累、疲惫不堪的家庭里,除了为格里高尔做些必不可少的事情外,谁还有时间更多关心他呢?家里的开支一再缩减,侍女最终还是给辞了,请了一个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的瘦老妈子做钟点工,早

晚各来一次,干那些最重的活儿,其余的活儿都由母亲干完针线活后来完成。甚至,过去母亲和妹妹每逢娱乐或节庆活动乐不可支地佩戴的各色首饰也都卖掉了,这是晚上格里高尔从他们谈论卖出的价钱时听到的。不过,他们叹苦叹得最多最厉害的还是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这套显得过大的住宅怎么办:他们不能离开它,因为他们想不出合适的办法,搬家时怎样把格里高尔运走。但格里高尔想必看得很清楚,妨碍他们搬家的不仅仅是他,因为只要用一个合适的箱子,留几个气孔,很容易就可以把他运走。妨碍他们搬家的更主要因素是,他们完全绝望了,并且想到他们遭到了不幸的打击,在整个亲戚朋友的圈子里谁也没有遭受过这样巨大的打击啊。世界要求穷人们应该做的,他们都在竭尽全力地做:父亲为银行小职员拿早点,母亲为陌生人做内衣耗尽了自己的血汗,妹妹按顾客的命令在柜台后面跑来跑去,看吧,这一家子人还有什么精力做更多的事啊。格里高尔呢——当母亲和妹妹把父亲安顿到床上,回到客厅,放下手里的活计,脸贴着脸紧挨在一起坐着时,当母亲现在正指着格里高尔的房门说“把那边的门关上吧,格蕾特”,当格里高尔现在又回到黑暗中,母亲和妹妹在客厅里涕泪交流或欲哭无泪地看着桌子发呆时,格里高尔总觉得背上的创口又重新灼痛起来。

日日夜夜格里高尔几乎都在毫无睡眠的状况下度过。有时候他想,下一次开门时,他要又像以前那样,把全家人的事情都包揽在自己手里。在他的脑海里又出现了久违了的经理和协理,公司伙计和学徒,那个理解力迟钝的勤杂工,三两个别的店号的朋友,一个外省旅店的女侍,那是一段甜蜜而短暂的回忆,还有一家帽店的女收银员,他曾认真但过于拖拉地向她求过爱——所有这些人都和陌生人或已忘却的人一起混杂在脑子里,但他们全都不好交往,根本不来帮助他和他的家人,所以当它们消失时他感到高兴。然而他又毫无心绪来为他的家人操心了,想到家人照料自己如此恶劣,他就怒不可遏,尽管他想不起到底想吃什么,他还是盘算过,怎样才能去食物储藏室取回那些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即使他并不饿。现在妹妹再也不考虑怎样才能让格里高尔吃得特别高兴,而是每天早上

和中午上班前匆匆忙忙随便弄点什么吃的东西,用脚往格里高尔房间里一踢,到了晚上,不管这些饭菜只是尝了一两口甚或——最常见的情况——连碰都没有碰过,她只管拿起笤帚一挥,统统扫了出去。打扫房间她总是安排在晚上,而且总是草草了事,快得不能再快了。墙上留下一道道脏痕,地上这里一堆尘土,那里一堆垃圾,龌龊不堪。在最初一段时间,格里高尔在妹妹进来时总是走到特别脏的角落,以此向妹妹表示某种责备。然而哪怕他在那里待上几个星期之久,也不会见到她会有什么改进。她和他一样真真切切看见这些东西,但她已经下定决心随它去了。同时,她现在带着一种以往所没有的敏感,即留意必须由她打扫格里高尔房间这一特权,她的敏感已经影响了全家人。有一次母亲对格里高尔的房间进行了一次大扫除,用了好几桶水进行擦洗和冲刷才把房间弄干净——地上湿漉漉的自然使格里高尔不高兴,他摊开身子,气恼不过地躺在沙发上,不肯动弹——然而母亲却受到了惩罚,因为晚上妹妹一回到家,发现格里高尔的房间发生了变化,就不堪委屈地跑进客厅,不顾母亲举起双手恳求,呜呜咽咽地哭起来。父亲当然被她的哭声惊醒了,从椅子上站立起来,父母先是惊讶而又无可奈何地看着,然后也不由得眼睛湿了。父亲朝右边责怪母亲,说她不该把格里高尔的房间交给妹妹去打扫,又向左对着妹妹吼叫,不许她以后再去打扫格里高尔的房间。母亲竭力想把盛怒的父亲拉进卧室里去。这边妹妹哭得浑身发抖,用两个小拳头捶打桌子。这时格里高尔发现竟没有人把门关上,以免他看见他们又吵又闹的景象,他不由得怒火中烧,发出吱吱的尖叫。

妹妹对格里高尔的事已经厌烦了,但即使她每天上班回来已经筋疲力尽,不愿像以前那样去照料格里高尔,那也无须由母亲去替代她,格里高尔不愁没有人管。因为现在有老妈子了。这位老寡妇在漫长生涯中饱经风霜,凭着身强力壮挺过了艰难岁月,所以对格里高尔并不厌恶。有一次她并非出于好奇,偶尔打开了格里高尔的房门,看见格里高尔,格里高尔猝不及防,大吃一惊,虽然并没有人追他,他却连忙东躲西藏地乱爬起来。她见了惊讶地站住了,双手交叉着搭坐在胸前。从此以后她每天一

早一晚都要匆匆打开一下格里高尔的房间,往里看一下。开始时,她用一两句话,想让他走近她,比如“老屎壳郎,过来”,或者“你们瞧这老屎壳郎!”也许她以为这可以向他套套近乎。格里高尔对这些话不做任何反应,只顾呆在原地不动,似乎房门并没有开似的。他们如能交代她一个任务,让她每天来打扫他的房间,而不是随便来无谓地打扰他,那该多好啊!一天清早,大雨滂沱,雨点猛烈地击打着玻璃窗,可能是春天来临的信号吧。老妈子又用这些话来烦格里高尔,他气恼不过,调头向她爬去,仿佛要向她进攻似的,当然他的动作缓慢而又迟钝。可老妈子非但不怕,而且随手操起门边的一把椅子,张大着嘴巴站着,她的意图很清楚,只要她的椅子不砸到格里高尔的后背上,她的嘴就不会闭上。当格里高尔又转过身去的时候,她才问了句:“不再往前走了?”然后,平静地将椅子放回到墙角里去。

格里高尔现在几乎什么也不吃了。仅仅当他偶尔经过为他准备的饭菜时,才出于好玩往嘴里塞进一口,在嘴里含上几个钟头,而后大多又将它吐掉。起初他想,房间的这种令人伤感的状况让他不想吃东西,然而恰恰是对房间的这些变化他很快就感到无所谓了。家里人已成了习惯,把别的地方搁不下的东西都往这间屋子里搬,而这样的东西可多啦,因为家里已将一个房间租给了三个房客。有一回,格里高尔透过门缝看见,三个房客都留着大胡子,这三位先生都不苟言笑,极为讲究整洁,不仅租给他们的房间必须这样,而且整个住宅——既然他们住在这里——都必须有条不紊,一尘不染,尤其是厨房。他们不能容忍没有用的杂物,特别是齜齜的东西。此外,大部分生活用具都是他们自己带来的。这样一来,家里的大部分物件都成了多余,它们卖不了多少钱而又舍不得扔掉,所有这些东西就都统统进了格里高尔的房间,连厨房里的煤灰箱和垃圾箱都搬了进来。凡是眼下用不着的东西,一向做事急促的老妈子都一股脑儿只管往格里高尔的房间扔。幸亏格里高尔只看见那些她扔进来的东西和那只拿它们的手。老妈子也许原想等有时间和有机会再把它们拿走,或一口气把它们全扔出去,可实际上只要它们第一次被扔在什么地方,就一直

待在什么地方,除非格里高尔在这些破烂中爬行时碰了它们,使它们动了窝。起先是出于迫不得已,因为他实在没有地方爬动,只得在这些破烂缝隙中穿行,后来却觉得越爬越快乐,虽然这样一来使他累得精疲力竭,且伤感不已,又是一连几个钟头动弹不了。

由于几位房客有时也利用家里公用的客厅吃晚饭,所以有几个晚上客厅的门是关着的,但格里高尔已放弃了对客厅门是否开着的关注了,有几个晚上客厅门开着他也没有利用,而躺在房间黑暗的角落里,家人并没有觉察。可有一次老妈子把客厅的门开了一条缝,晚上房客回来时,客厅的门仍然掩着,灯也亮着,他们在餐桌的上首坐下,也就是以前父亲、母亲和格里高尔吃饭时坐的地方,房客们展开餐巾,拿起刀叉。母亲马上端着一碗肉出现在门口,妹妹紧跟在后面,端着满满一盆土豆,两样东西都是热腾腾的。房客们弯下腰,把头凑近放在们面前的饭菜,好像在进餐以前要仔细检查一番才是,坐在中间的那位看来被另两位奉为权威,他果真从碗里割下一块肉,明显想确定一下这肉是否煮得够熟够香,要不要重新下锅再煮。他表示满意,站在一旁紧张地看着的母亲和妹妹这才微笑着松了一口气。

家里人自己在厨房吃饭。父亲虽然来了,但他进厨房前先去客厅,帽子拿在手里,向房客们鞠一个躬,绕着桌子转了一圈。房客们全都站起来,只见他们胡子动了动,不知他们嘴里咕哝了一句什么。房客们走了后,只留下他们自己时,他们就只顾埋头吃饭,几乎一言不发。格里高尔觉得有些奇怪,透过饭桌上的种种声响,他总能听出牙齿的咀嚼声,似乎这是向格里高尔表明,吃饭是需要牙齿的,没有牙,嘴巴即使再漂亮也徒然。格里高尔满腹忧虑地想道:“我的胃口才好呢,可我不想吃这些东西。看着这些房客吃得多香哟,而我要饿死了。”

恰恰在这个晚上——格里高尔已想不起在这整个过程中听见过小提琴声——厨房里传来小提琴声。房客们已经吃完了饭,坐在中间的那位拿出一份报纸,递给另外两位每人一张。于是他们一边看报,一边吸烟。当小提琴声响起时,他们被琴声所吸引,全站了起来,蹑着脚走到前厅的

门口,互相挤着站住了。他们的动作肯定被厨房里的人听到了,因为父亲朝门外大声问了一句:“诸位也许不爱听拉琴吧?可以叫她马上停下来。”“正相反,”中间那位先生说,“小姐可不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拉,在客厅里拉不是更宽敞、更舒适吗?”“哦,好的。”父亲大声应道,好像拉琴的是他。房客们回到客厅里等着。少顷,父亲端着乐谱架,母亲拿着乐谱,妹妹提着小提琴,一起进了客厅。妹妹从容地做演奏准备,父母从未出租过房间,所以对房客们过分客气,以致不敢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去。父亲靠在门上,右手插在紧扣着的制服的两个纽扣之间。母亲接受了一个房客递过来的一把椅子,她没有移动椅子,就在它所在的那个角落里坐下了。妹妹开始演奏了,父亲和母亲从各自所在的位置注意她的手的动作。格里高尔被琴声所吸引,壮着胆子往前爬了几步,脑袋都已经升到客厅里了。他为自己最近很少为别人着想几乎没有感到惊奇。而以前他总是为别人着想的,并因此而感到自豪。现在他比以前有更多的理由把自己藏起来才好,因为他房间里到处都是尘土,稍稍动一动就尘土飞扬,他也弄得满身是灰。他的背上和腰身两侧全是绒线、毛发、食物残屑等,他带着这些脏东西满屋子乱爬。他对这一切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像以前那样,一天好多次让脊背着地,在地毯上来回地蹭,擦掉脏物。尽管这种状况,他现在毫无自惭形秽之意,大胆地在光洁的客厅地板上往前爬了一段。

显然,客厅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家里人完全被小提琴演奏所牵动,而房客们则双手插在裤兜里,先是走近妹妹的乐谱架,近得都能看见曲谱了,而这样必定会妨碍妹妹演奏,所以他们低着头,压低声音互相交谈着,退回到窗边,而后就待在那儿了,父亲提心吊胆地观察着他们的神态。他们的态度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他们本来以为可以听到一场美妙动听的或有消遣价值的小提琴演奏,结果却大失所望,对妹妹的演奏已经厌倦了,仅仅出于礼貌才让她继续演奏着,任其干扰他们的平静。特别是,看他们一个个从鼻孔和嘴巴里向空中喷吐雪茄烟烟雾的神态,就可以看出他们已经非常不耐烦了。然而,妹妹的演奏其实是妙不可言的。只见她的脸侧向一边,那全神贯注而忧伤的目光跟随着乐曲移动。格里高

尔又向前爬了几步,脑袋紧贴着地板,以便能与妹妹的目光相遇。既然音乐对他如此勾魂摄魄,他还会是动物吗?他觉得仿佛他眼前出现了一条通向他所渴望着的、不知名食物的途径。他下定决心,一直挺进到妹妹跟前,拽住她的衣裙,以此暗示她,她可以带着她的小提琴到他的房间来,因为这里没有人愿意像他那样对她的演奏表示赞美。他不愿再让她离开他的房间,至少他活多久,就让她在这里待多久。他的可怕形象会首次对她有用,他要同时守卫房间的各个房门,对着入侵者们吼叫。但对妹妹他不会勉强她留下,而是让她自愿留在他身边。她应该挨着他坐在沙发上,耳朵凑近他,他要向她说出心里话,告诉她,他曾经下定决心送她去音乐学院学习,如果没有这场飞来横祸,他早就在去年圣诞节——圣诞节大概已经过了吧?——不顾任何反对意见,当着全家人宣布这项决定了。妹妹听了后会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时格里高尔则站起来,够着她的肩膀,吻她的脖子,自从她去商店工作以来,就一直不系丝巾,不围领子,而敞着脖子。

“萨姆沙先生!”中间那位房客朝父亲喊了一声,用手指指着渐渐爬近的格里高尔,不说一句话。小提琴声戛然而止,中间那位房客摇了摇头,朝他那两个朋友微笑了一下,接着又转向格里高尔。父亲似乎觉得,当务之急不是赶走格里高尔,而是安抚房客,尽管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火,对他们来说,格里高尔似乎比小提琴演奏更使他们感兴趣。父亲连忙向他们跑过去,张开双臂,试图将他们推回房间里去,同时用身体挡住格里高尔,不让他们看见。现在他们真的有点生气了,只是人们不知道,是因为父亲的行为惹恼了他们,还是他们现在才发现,有格里高尔这样的人与他们为邻,他们要求父亲作出解释,并举起手臂,不安地捋着胡子,慢慢地退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妹妹在突然停止演奏后一度手足无措,垂着手,拿着琴和弓,眼睛看着乐谱,好像还在演奏似的,现在她缓过了神,突然振作起来,把提琴往仍坐在椅子上、因呼吸困难而正在喘气的母亲怀里一放,赶紧跑进房客们住的那间屋子,房客们在父亲的催促下正往那间屋子走呢。格里高尔看见,床上的被褥怎样随着妹妹熟练的动作大起大落,很快

就被铺得整整齐齐。房客们还没有到达门边,妹妹就整理完毕,悄悄走了出来。父亲又来了犟脾气,忘了在房客们面前应有的尊敬。他催了又催,房客们终于不耐烦了,到了门里,那个原来坐中间的房客狠狠地跺了一脚,让父亲停止了脚步。“我这就宣布,”他说,并抬起了手,也向母亲和妹妹扫了一眼,“考虑到这所住宅和这个家庭里的令人厌恶的状况,”说到这里他朝地上吐了一口,“我立刻解除房间的租约。已经住的这几天的租金我当然一分也不交,相反,我还要考虑是否提出某种很容易说明理由的要求,您等着瞧好了。”他停下不说了,眼睛直视着前方,似乎他在期待着什么发生。果然,他的两个朋友也马上响应:“我们也宣布退房。”接着那人就抓住门把,“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父亲用两只手摸索着,颤颤巍巍地走到了他的沙发椅,一屁股坐了下去。看起来他像要舒展一下身子,按习惯打个瞌睡,可是,他那颗像是失去支撑的脑袋的上下摇晃表明,他根本没有睡。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格里高尔静静地躺在房客们发现他的那个地方。他为自己的计划落空深感失望,或许还有长期受饿造成的虚弱,使他没有力气爬动。他八成已经估计到下一步大家很快就会把怒火发到他身上,正惊恐地等待着。母亲的手指索索发抖,小提琴从她怀里掉到地上,发出一种震响,可连这样一种震响也没有使格里高尔受到惊吓,身体依然纹丝未动。

“亲爱的父母亲,”妹妹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说道,“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件事你们也许没看清,我可看透了。在这只怪物面前我都不愿说出我哥哥的名字,因此我只想说:我们一定得设法摆脱它。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一切能力,想尽办法照料它,容忍它,我想,谁也不能对我们有丝毫的责难。”

“她说的千真万确。”父亲自言自语道。母亲还一直呼哧呼哧地喘气,并用手捂住嘴巴干咳起来,两眼露出迷茫的目光。

妹妹赶紧跑到母亲身边,扶住她的前额。父亲听了妹妹的话似乎有了明确的想法,他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在房客们吃完晚餐后仍留在桌上的菜盘子之间摆弄着他那顶杂役帽,不时地看一眼静静地卧着的格里

高尔。

“我们必须想办法摆脱它，”妹妹现在只对父亲一个人说，因为母亲只顾咳嗽什么也听不见，“它还会让你们俩活不成的，我看到这个结局正在朝我们走来。如果一个人不得不拼死拼活地干活，像我们大家那样，那么谁在家里还受得了这样没完没了的折磨。我也受不了啦。”说完，她放声大哭起来，泪水掉落在母亲的脸上，她用手擦去母亲脸上的泪水，动作机械而生硬。

“孩子，”父亲用非常理解的口气同情地说，“可是我们该怎么办呢？”

妹妹只是耸耸肩，表示她一筹莫展，而刚才她还是心中有谱的，现在一哭，就又没谱了。

“倘若他听得懂我们的话……”父亲半询问地说。妹妹在哭声中使劲挥手，表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倘若他听得懂我们的话，”父亲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闭上眼睛，表示他接受妹妹认为不可能的看法，“也许就可以与他达成一项协议，可是这……”

“一定得把它弄走，”妹妹喊道，“这是唯一的办法，父亲。你只需设法摆脱这是格里高尔的念头就行了。我们一直以为它是格里高尔，这实在是我们真正的不幸。可是它怎么会是格里高尔呢？假如它是格里高尔，那它早就该明白，人和这样的动物是无法生活在一起的，早就自动跑掉了。那样我们固然没有了哥哥，但我们可以继续生活下去，我们怀念他，敬重他。可你看这头怪物，它紧随我们不放，它在害我们，赶走房客，显然想占据整套住宅，让我们到大街上过夜。看啊，父亲，”她突然喊叫起来，“它又来了呢！”在一种格里高尔毫不理解的惊恐中离开了母亲，并一把推开母亲的椅子，急忙跑到父亲身后，仿佛她宁可牺牲母亲，也不愿留在格里高尔身边似的。受妹妹此举的刺激，父亲亦情绪激动起来，他站起身，稍稍举起双臂，像保护妹妹似的挡在她的前面。

但格里高尔确实没有想到过要吓唬什么人，更不要说他的妹妹。他只不过开始转身，想回到他的房间里去，而由于他的身体状况，在做这些

费劲的转身动作时,不得不借助头颅帮忙,他屡屡抬起头来,再向地板撞去,所以他的动作显得异乎寻常,惹人注意。他一听到妹妹的叫喊声即停止了转动,环顾四周。他的良好意图似乎被人看出了,惊恐的局面只持续了一小会儿。现在大家都默默地、忧伤地看着他。母亲躺在沙发上,两腿拢在一起,向前直伸。由于全身乏力,两眼几乎紧闭着。父亲和妹妹紧挨着坐在那里,妹妹搂着父亲的脖子。

“现在也许我可以继续转身了吧。”格里高尔一边想,一边开始行动起来。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得不干干停停,不时休息一下。何况也没有人催他,一切由他自己掌握。当他转过身来以后,他就开始径直向自己的房间爬去。这时他惊讶地发现,从这里到他的房间的距离竟是如此之大,而且他也不明白,以他如此虚弱之躯,刚才他是如何不知不觉地爬完这同样长的路程的。他因急着一心想爬回去,所以根本没有注意家里人丝毫没有干扰他,既没有说话,也没有喊叫。直到他到达门口时,他才扭过头来,可惜没有完全扭过来,因为他的脖子有些僵硬了,不过他总算看到了,除了妹妹站起身来以外,她身后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他最后看了一眼已经完全睡着了的母亲。

他刚一进屋,房门即刻就被关上了,闩得很严,还上了锁。对于这猝不及防的响声,格里高尔吓了一跳,以致他那些小腿都哆嗦起来。这么迫不及待地干这事的是妹妹。她其实早已站直身子在等着了,只等格里高尔一进屋,她便三步并作两步,脚步轻盈敏捷地一跃而至,格里高尔根本没有听到她的脚步声,直到她在锁眼里转动钥匙时,只听她朝父亲喊了一声“总算好了!”

“现在可怎么办呢?”格里高尔一边问自己,一边在黑暗中环顾四周。他很快发现,现在他根本动弹不了啦。对此他并不感到惊讶,倒是对他直到现在竟能实实在在用细腿活动感到异乎寻常。再说他还感到相当惬意。虽然他全身都疼痛不堪,但他觉得疼痛在逐渐减轻,最后会完全消失。脊背上那只陷进肉里的烂苹果,苹果周围被软灰覆盖的发炎部位,他也几乎感觉不到了。他对家人怀着温情脉脉的回忆和爱意。他必须消失

这个观点在他身上比他妹妹还要坚定。他就处于这样朦胧而平静的状态之中,直到钟楼上的钟敲了三下。这时他依然清醒,还看到了天刚发亮时窗外展现的晨曦。然后他的脑袋便不由自主地完全耷拉下来,从鼻孔里微弱地呼出最后一口气。

一大早老妈子就来了,她力气大,性子急,每次摔门乒乒乓乓,闹得全家人睡不好安稳觉,虽多次请求她不要这样,却不管用。这天她来了后,照样匆匆看一下格里高尔,起初她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她想,格里高尔躺着不动是装蒜,假装受了委屈的样子,她相信他具有各种智力。由于她手里正拿着长把扫帚,就试图用它从门边搔一下格里高尔。但格里高尔没有反应,她火来了,就轻轻往格里高尔身上戳,直至把他推出原来的地方他也没有反抗,她这才警觉起来。她很快就弄清了事情的真实情况,睁大眼睛,大喊一声,但时不宜迟,她一把推开卧室的门,冲着黑乎乎的房间大声喊道:“你们来看呀,它归天了;它躺在那儿,完完全全死了!”

萨姆沙夫妇正直挺挺地坐在他们的婚床上,听到老妈子的喊声先是吓了一跳,明白了是什么事情后,才把情绪稳定下来。他们急忙各自从自己那边下床,萨姆沙先生把被子往肩上一披,萨姆沙太太就穿着睡衣。两人急忙走出卧室,直奔格里高尔的房间。这期间客厅门也开了,自从家里住进了房客后,格蕾特就睡在这里。她已经完全穿好了衣服,好像她根本就没有睡觉似的,她的苍白的脸似乎也可证明这一点。“死了?”萨姆沙太太问道,并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老侍女,尽管她可以亲自去查看一下,甚至无须查看就可以明白一切的。“我看是死了。”老仆人说,同时还用扫帚把格里高尔的尸体往一旁推了一大段,以示证明。萨姆沙太太身子动了一下,好像想阻止扫帚的推拨,但没有这样做。“好了,”萨姆沙先生说,“现在我们可以感谢上帝了。”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三个女人也跟着他画了十字。格蕾特目不转睛地盯着格里高尔的尸体,说:“你们看,他多瘦啊。可不是么,他那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就是吃进去的饭菜,也都吐了出来。”一点不假,格里高尔的身体已经完完全全干瘪了,平平地贴在了地上,这一点他们现在才看清楚,因为他的身体不再由那些细腿

抬着了,也没有任何东西转移他们的视线了。

“来,格蕾特,到我们房间里来一下。”萨姆沙太太对格蕾特说,脸上露出一丝忧伤的微笑,格蕾特又回头看了一眼尸体,跟着父母进了他们的卧室。老女仆关上了门,把窗子全都打开。尽管天还很早,但清新空气中已经透出几分暖意,毕竟已经是三月末了嘛。

当三位房客走出他们的房间,环视一番后没有看到他们的早餐,很是惊讶,这家人把他们给忘了。“早餐在哪里?”房客中的那位中心人物带着一脸愠怒的神色问老仆人。老妈子赶紧把手指放在嘴上,一声不吭地向三位房客示意到格里高尔的房间里去。他们也就进去了,在已经通亮的房间里围着格里高尔的尸体站立着,双手插在业已穿旧了的衣服的口袋里。

此刻卧室的门打开了,萨姆沙先生穿着他那身制服走出来,一侧挽着他的妻子,另一侧挽着他的女儿。三个人全都有点哭红了眼睛。格蕾特不时地把脸贴在父亲的胳膊上。

“请你们立即离开我的住宅!”萨姆沙先生说,手指着门口,却没有松开挽着的妻女。“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房客中的中间那位吃惊地问,一脸甜蜜的笑意。另两位把双手背在后头,不停地搓着,仿佛愉快地期待着结局必定对他们有利的大争吵。“我的意思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萨姆沙先生回答说,然后偕同他的两位女陪伴一字排开,朝着那位房客走去。这位房客起初静静地站着,低头看着地面,仿佛他头脑里的一桩桩事情正进行重新排列组合。“那好,我们走。”说完,他抬起头看着萨姆沙先生,似乎他突然变得谦卑起来,像是要求对方对他这一决定给予新的批准似的。萨姆沙先生只是瞪大眼睛,多次朝他点了点头。这位先生真的立刻大步流星地走向前厅。他那两位朋友垂着一动不动的双手静听了好一会了,这时也连蹦带跳地赶过去,仿佛唯恐萨姆沙先生会抢在他们前头先进前厅,阻挠他们与他们的首领进行联系似的。在客厅里他们三个人从衣架上取下帽子,从手杖钩上拿过手杖,默默地躬了躬身,离开了住宅。由于萨姆沙先生一家对房客有一种被证明是毫无道理的怀疑,现在他带着妻

女走到前廊里,靠在栏杆上,看着三位男士虽然很慢、但一直顺着长长的楼梯往下走,在每一层楼梯间的某个拐角处,他们的身影会消失,过一会儿又重新出现。他们越往下走,萨姆沙一家人对他们的兴趣就越小。当一个肉店伙计顶着一筐货,气宇轩昂地朝他们走来,并经过他们身边继续往上登时,萨姆沙先生就带着两个女人离开栏杆,如释重负地回到他们的住宅。

他们决定今天休息,用一部分时间出去散散步。他们劳累了那么长时间,休息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于是他们三人在桌旁坐下,书写三封告假函:萨姆沙先生写给他的经理部,萨姆沙太太写给她的订户,格蕾特写给她的店主。他们正在写着,老仆人走进来说,她要走了,因为早晨的活儿她已经干完了。三个写信人起先只是点了点头,没有抬头看她,可是老妈子却迟迟不想走,这才使他们生气地抬起头来。“怎么啦?”萨姆沙先生问道。老妈子笑眯眯地站在门口,好像她有什么大喜事要告诉这家人,而只有向她盘根究底时她才会说似的。她帽子上那根小小的、几乎直立的鸵鸟毛向四周轻轻摇晃着,在她干活期间萨姆沙先生一看到这根羽毛就生气。“您到底还有什么事?”萨姆沙太太问道,她最为老妈子所敬重。“是这么回事儿,”好心的老妈子笑得前仰后合,一时无法接着说,“是这么回事儿:隔壁房间里的那件东西怎么弄走,你们不用操心了。事情已经办好了。”萨姆沙太太和格蕾特又伏到桌子上,似乎要继续写信似的。萨姆沙先生察觉到,女仆人马上就要开口详详细细叙述那件事的细节,就伸出一只手断然加以制止。老妈子一看不许她说,显然觉得受了委屈,想起她还有急事,就没好气地喊道:“再见了,各位。”然后气呼呼地一个急转身,离开了住宅,把房门摔得震天价响。

“晚上就让她走。”萨姆沙先生说,但无论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女儿都没有回应,因为女仆似乎又搅乱了他们刚刚得到的平静。她们俩站起来,走到窗边,互相搂着待在那儿。萨姆沙先生坐在椅子上转过身来,静静地朝她们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大声说道:“那你们过来一下吧。过去那些事儿永远让它们过去好了。你们也得适当管管我呀。”两个女人

马上听从他的呼吁，赶紧走到他的身边，亲切地抚摩他，然后加紧写完她们的信。

然后他们三个人全体离开住宅，乘电车出城到野外去，几个月来他们第一次这样做。车厢里就他们三个乘客，洒满暖融融的阳光。他们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谈论着未来的前景，根据他们的深入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的前景压根儿就不坏，因为他们三人都有一份较好的，尤其对今后颇有发展前途的工作——迄今为止他们彼此尚未谈论过各自的工作。当前，改善生活现状的当务之急是换房子，把现在住的还是当年格里高尔找来的房子换掉，要一套小一点的、便宜一点的、但地段好一点的、更加实用的房子。在他们这么谈论着的时候，萨姆沙先生和太太看着他们变得越来越活泼的女儿，几乎同时发现，他们的女儿尽管最近以来遭受了诸多折磨，脸上显得苍白，却出落成一个体态丰满的美丽姑娘了。夫妇俩平静了下来，几乎下意识地交换了一下会意的目光，他们想到，也该为她找一个如意郎君了。到达目的地时，女儿第一个站起来，舒展她富有青春气息的身姿，他们觉得，他们新的梦想和良好意愿似乎得到某种确认。

叶廷芳 译